



前程似锦

——献给志愿军烈士

12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

前 程 似 錦

——先进生产者的故事

前 程 似 錦
——先进生产者的故事
王拓明等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所可证出字第2号

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 $3\frac{3}{4}$ 字数：76,000

1960年9月第1版

1960年9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,000册

內 容 簡 介

这本特写集里的十二篇作品，介绍了十二个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模范事迹。他们都是出席全国或安徽省“群英会”的代表。如技术革新能手陶佑来，舍身抢救锅炉，被誉为“活着的向秀丽”——陶德美，蚌埠白手起家办玻璃厂的五位家庭妇女，还有养猪模范、造林模范、模范仓库管理员等人的事迹，在书里都有很好的描写。

这些先进人物虽然工作岗位不同，但都对党无限忠诚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限热爱，有着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and 冲天干劲，因而成为时代的旗手，大跃进的标兵。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革命精神，是值得我們，特别是青年們很好学习的。

目 次

謝佑來的十天.....	洪 鑒(1)
前程似錦.....	王拓明(16)
話著的向秀丽——陶德美.....	省工会通訊組(30)
全面奏凱歌.....	石宝珍(35)
木雕王.....	易 之(43)
運輸綫上的旗手.....	張志明(52)
人紅手巧席如錦.....	孫 斌(59)
五女辦豬場.....	姜自才(76)
万亩“三八”林.....	京 隆(90)
人老心紅.....	嘉 麟 佩 林(99)
养猪模范徐龙英.....	曹家琪(108)

謝佑来的十天

洪 峯

一張草图的来历

虽然还是初夏的天气，造船厂的四周却已經呈現着一种熾熱而又沸騰的气氛，这不仅是太阳已把鋼板晒得熾熱發燙，而且更因为那机器的轟鳴声，比往日鬧得更欢了。

張段長刚从車間开会出来，便向鍛金工段走去。他一面走，一面想着：工段的生产任务增加了，倒也没什么，只是在这时，缺了这么一个好帮手，真叫人着急！……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，成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，一年到头不晓得个累！毛病也就出在这上头，要是晓得一些累，也不会为了改进疏水系统传动装置支架，連熬几个通宵而躺在病床上了。吓，这小子一百个好，就是有股倔劲，不听人劝，昨天要不是工段給他些“压力”，怕还不肯回去休息呢！

“噢！这是誰的簫头声？”張段長一眼就看見热風爐旁有个矮个子在敲着什么，虽然那个矮个子有意把脸背着他，可張段長已从那失去节奏的簫头声中，觉察到了几分。

难道真是他？……張段長繞到热風爐旁一看，几乎是大声叫了起来：

“謝佑来，你怎么又来啦？”

謝佑来怪不好意思的看了看段长，然后指了指手边正在試制的三通管，說：“段长，在家实在睡不住，我想試試这个。”說着又敲起鑼头来了，可才敲了几下，脸上的汗珠就大顆大顆的直滴下来，那只拿着鑼头的手，也微微的颤抖着。

“馬上回去休息！”段长命令道。

“段长，你看，就差一点了，搞好就回去。”謝佑来几乎是恳求着。

段长的心又软了，他没有回答，默許了。

可哪知道，謝佑来一直到拉起下班汽笛的时候才歇手。等他收拾好工具，走出工段的时候，身子已經是搖搖晃晃了。

“怎么到現在才回去？”张段长在路上又碰見了謝佑来。张段长一看他那漲得通紅的脸，就觉得不对头，再一摸他的手，滾燙！张段长赶紧取了医疗介紹信，把他送到了弋磯山医院，一量体温：三十九度。再一检查，是急性肝炎。当晚，謝佑来就住医院了。

这已經是住院的第七天了，可这七天，对謝佑来說，簡直等于是七年。自从一九五六年进厂后，他已經习惯于沸騰的車間生活了，那震撼人心的机器轟鳴，那喧鬧的鑼头声，同伴們那豪放的談笑声，和那报喜队伍里的欢騰的鑼鼓声，組成了一支多么雄伟的生活交响乐！而現在，却是靜靜的病房，雪白的床鋪，輕微的脚步声，……这一切是多么难于习惯啊！

田支書、张段长和車間里的同伴，已經来探望过好几次了，

可这寂寞，怎么能用探望来解决呢？正相反，同志們的每一次探望，使得謝佑来那顆慣于飞騰的心，更加收縮不住；特別是田支書，一看到他，就叫人想起那句話，“同志們，我們要勇敢的朝冲模机械化进军！”一个共产党员，在这时候生病，真是太不拣时辰了！

一个下午，謝佑来正躺在病床上楞楞的望着天花板，忽然一个人輕手輕脚的走到自己床前，謝佑来一看，是李安香老师傅。李安香今天似乎有什么兴奋事，嘴老是笑得歪歪的，謝佑来就問道：“有什么好消息？”果然，李安香开口了：“喂！告诉你，我已經把通风道喇叭口改进成功了！”“还有呢？”謝佑来不滿足的問道。“喂，好消息簡直說不完，連一向怕动脑子的路国斌，都在想点子改进电纜桥形板了。……”

李安香走了以后，病床頓時就象一张針毯，无数根針朝謝佑来身上直戳，他感到再也躺不下去了。他仿佛又看到了沸騰的車間，和那些跃馬前进的伙伴；而自己呢？一个共产党员，在党吹响大跃进号角的时候，竟安逸的躺在床上！……

“回去！回去！”謝佑来猛然从床上跳下来，但他身子还没站直，眼前就迸出一片金花，整个病房也旋轉起来，……謝佑来晕倒了。

“怎么办呢？难道就这样躺下去？”謝佑来两眼盯着天花板，严厉的責問着自己。“不能！不能！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病床上写成了《鋼鐵是怎样炼成的》；四川省一位革命残废軍人，双目失明了，还能为人民吹奏乐曲；……而我，既沒有瘫痪，也沒有失明，为什么就不能为党工作？对！对！只要心脏还在跳动，

就能在病床上搞革新！”謝佑來高興得幾乎要叫起來了。

第二天，醫生出去義務勞動，他悄悄的找來了紙筆和一根大頭針，拴上線，做成了土制圓規，又找了根筷子當量尺，就坐在病床上搞起革新來了。

但是，事情沒那麼簡單，他攤開紙，才畫了两筆，就不由自主的头昏目眩起來，耳朵里就象鑽進了無數只蜜蜂，弄得腦子里嗡嗡直响。

“別着急，別着急。”謝佑來悄悄的囑咐着自己。然後他往床上靠一靠，閉上眼睛，定定神。一分鐘、两分鐘……過去了，腦子里平靜些了，他再睜開眼，提起筆來画兩下，画累了，再閉上眼，定定神。……

就這樣，謝佑來艱難地伏在病床旁的茶几上，画了一張，又画了一張。……

一个星期後的早晨，張段長正在段上和一個老師傅研究生產。忽然，金洪泉遞給了他一卷白紙，張段長問是什麼，金洪泉說是他昨天到醫院去看病，謝佑來托他帶回來的。張段長急忙把白紙打開一看，只見上面歪歪倒倒的画着一些草圖，再一看，那圓的上面写着：“消音器端板冲模”，下面却写着“謝佑來”三个字。……張段長捏着草圖半晌說不出話，連眼眶都湿润了。……

站在第一線

一個月以後，謝佑來才跨進車間，就被一派嶄新的景象弄得眼花繚亂了，車間四處都貼着紅綠標語，當頭就是一幅大橫幅：“鼓足干劲，大闖技術關。”他才站定，大伙就圍上來了，

这个告诉他：“黄得玉創造了提高工效一千零七十五倍的新纪录。”那个告诉他：“孙高富提高工效三千八百倍。”弄得謝佑来楞着双大眼，簡直認不得自己的車間了。

下班的时候，謝佑来碰到了田支書，田支書問他：“怎么样？”謝佑来兴奋地說：“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，一个月不来，人人都变样了，就是……”“怎么样？”田支書笑着問道。“我感到……自己落后了。……”

这几天，厂里象办喜事一样，报喜队的鑼鼓声从早敲到晚，党委大楼門口的大字报走廊上的喜报和决心書，接成了一条紅色的长龙。广播喇叭传出的提高工效几百倍、几千倍的革新消息，犹如大把大把的豆子，直洒在全厂每个工人的心里。而就在这时，党委会举起了更大跃进的紅旗，向全厂职工发出了“向万倍进军”的号召！

謝佑来走出督师大会会场以后，一个清脆的声音直在耳边响着：“共产党员必須站在向万倍进军的第一线！”他心想：可这搞什么革新呢？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工段例会結束以后，张段长拿着一副天窗遮光板耳环揚了揚，說了一句：“这个东西能不能想想点子？”謝佑来清楚的知道，这副小小的耳环，并不是件容易对付的东西，它体积小，但却要求精致。过去做一副耳环，得要一个人用钳子小心翼翼地夹着，另一个人耐心用小榔头敲，敲平了，还要鏗光滑了，起碼得要服侍它十五分鐘。可現在，再用老办法来敲制耳环，就要影响整个車間生产計劃的完成了。

“一定要拿下这只拦路虎！”謝佑来坚定的对自己說。

但是，怎么拿呢？首先，要改装冲床，要把单头冲模改成多头冲模，就要把无数个模具都能焊接到冲床上去，保证不变形，但这怎么才能保证不变形呢？谢佑来找了很多技术书籍，但书上都是介绍的单头焊接。“难道真的不能搞多头焊接吗？……不！不！党说的对，要敢想敢干，决不能迷信书本！”这样，经过一个星期的苦战，谢佑来终于想出了水浸焊接法，解决了多头焊接问题，闯过了第一关。

二十个模具都装上冲床，试验也就在二十六日夜里三点钟开始了。开始以前，谢佑来就听到一些担心的议论：“怪怪，一部冲床上装二十个头，连听都还没有听到过呢！”“恐怕冲床的力道不够吧！”这对进厂才三年的谢佑来来说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。一九五四年，他还是杂货店里的一个只会包扎东西的学徒，别说梦想在冲床上改装二十个冲模，就连冲床是个高的矮的、胖的瘦的，还闹不清楚！可是现在，他却想：一个共产党员，在党号召破除迷信，攻破“万倍”关的时候，他能光拣那些人家走过的平坦的路走吗？不！不能！要攀登高峰，就要用自己的双手，开凿出一条道路来。就是这样，谢佑来怀着一种激情，把电钮一按，踩上了脚踏开关。但是，冲头连落了几下，不仅耳环没有冲出来，反把下模冲凹了。……

谢佑来也不知自己是怎么回家的。回家后，他几乎连手上的油垢都未擦，就带着满身的汗腻，睁着两只大眼，躺上床去了。

窗外缀着满天的繁星，屋里一丝风儿没有，特别是那些嘈杂的蛙鸣声，更给人一种闷热的感觉。真是一个烦躁的夏夜呵！

謝佑來身上的汗珠直冒，脑子里还是昏沉沉的。

“冷靜些！冷靜些！想一想……好好的想一想！……”謝佑來囑咐着自己。

“是什么原因呢？……”他苦苦的思索着。

“……下模冲凹了，为什么？……为什么？……”

台上的鬧鐘噹噹噹的响着，床上的妻子发着均匀的鼾声。

“对，平台空空太大，……下模底板太薄！”謝佑來欢喜得大声叫了起来，把正在床上熟睡的爱人都吵醒了，可他爱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，他已猛地从床上跳下，朝厂里跑去了！

第二次試驗在下午开始了。冲床旁的人群愈围愈多，大伙都用一种期待的焦急的眼光望着謝佑來。謝佑來虽有些紧张，心里怦怦的跳得厉害，但这回，冲床經過改装以后，多少总有些把握了。为了緩和一下紧张情緒，他先用鋁板作了試驗，当他踩上脚踏开关，冲头落下以后，鋁制耳环就蹦出来了，人群中有人笑了，謝佑來心里也放下了一块石头。但是，当他接着把鉄板往冲床上一放，冲头一落下，下模照例不客气的又凹下去了。立刻，人群中有人急得直噴嘴，有人却嘖嘖咕嚕的議論开了，

“冲床上本来就不能装二十个头嘛！”

“試不成功干脆算了，免得把冲床压坏了！”

謝佑來只觉得耳边嗡嗡直响，心里象有无数根針直戳，他不知大伙后来又說些什么，也不知大伙是怎么散去的，他抱着头，楞楞的坐在冲床边，脑子象要炸开来似的，“难道真的是冲床力量不够？……”他感到有些困惑了。

正在这时，一只温暖的手，落在謝佑来的肩膀上，謝佑来抬头一看，是田支書。

“怎么，灰心了嗎？”

謝佑來說不出自己在想什么，他只覺得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心里象絞着乱麻，直难过：“試驗沒有成功，对不起党。”

“不要怕，胜利总是在困难中取得的，对一个共产党员來說，最重要的是不应该畏惧困难！”

不知咋的，这句话使他想起了吳运铎，他仿佛又看到这个共产党员，带着病、冒着生命危险，到坑里去拆炮弹上雷管的那一刹那，……“人家为了党的事业，連生命都在所不惜，而我才失敗了两次，就灰心了！”

“不！决不！”謝佑来顿时觉得身上象增添了几百斤力气，他霍地站起来，大声說道：

“請党放心，我不試驗成功决不歇手！”

一轉身，他已經找到段长和老师傅在研究失敗的原因了。

大伙一湊合，断定还是下模强度不够。謝佑来連夜又把下模加厚到七十公厘，上模也作了部分改进。

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上班的汽笛一响，車間里的冲床旁，就围上了层层的人群。虽然二个昼夜的連續劳动，使謝佑来的眼睛里布滿了紅絲，眼窝也深陷下去了，但他今天却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；虽然几个昼夜的汗水，已經把他脖子上的那条揩汗巾染黑了，可他那敏捷而又熟練的动作，却蘊藏着无限的力量。

田支書、張段长在現場作了最后检查，大声命令道：“开

始！”只見謝佑來一按電鈕，右腳踏上腳踏開關，隨着一陣有節奏的“轟隆隆”、“轟隆隆”巨響，無數只漂亮的耳環，象瀑布似的從沖床上傾瀉下來了。人們大聲歡呼：“成功啦！”有的歡喜得直跺腳，有的鼓掌把手都拍麻了。

“同志們，經過檢查，每分鐘生產耳環八百四十只，提高工效一萬二千六百倍，謝佑來一天就干完二十八年的活！”記錄員的話音一落，整個車間的歡呼聲、鼓掌聲、叫好聲……簡直象把廠房都騰空的架起來了！

粗心的爸爸

周叶蓮捧着個大肚子，已經把飯熱了第三遍了，可還不見謝佑來回來。噯！這個人啊！一百二十四樣好，就是心里沒個家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只曉得甩鋤頭，抓鋤頭。前些時候，他還把家當個“客棧”，汽笛一拉，就回來吃飯睡覺。可現在，連個“客棧”也不象了。……

周叶蓮正在沉思的時候，門一開，謝佑來進來了。

“你到哪去了？”

“在車間里啊。”謝佑來笑着說。

“你看看現在幾點鐘了？拉汽笛你都沒聽見！”

謝佑來一看台上的時鐘，已經指着九點了。他這才恍然的“哦”了一聲，說：“噯，拉汽笛我怎麼沒聽見！”

“吓！這個人就是這樣，叫人又好氣又好笑。”周叶蓮端來了飯菜，咕嚕說：“俗話說，人是鐵，飯是鋼。干活要緊，飯也要吃啊！”謝佑來沒响，周叶蓮用一種責備而又心疼的口气

繼續說：“看，你这样子，头发长的象个稻草窝，胡子长的能动把抓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弄的象个老头子似的。”謝佑来还是沒声响。周叶蓮沒停嘴：“这大热的天也該洗洗澡啦！可你呢？一連几天不沾水，身上那股酸味簡直叫人嘔心。吃过飯，哪里也別跑，給我安安稳稳的在家剃剃头，洗洗澡。”謝佑来还是沒声响，也不知道他听沒听进去。

吃过飯，他一头鑽到書堆里去了。这里翻，那里寻的，周叶蓮打来了洗澡水，他也沒看見，歇了一会，周叶蓮回到房間一看，热水变成涼水了，他还照旧伏在桌子上写啊划的。“喂！你怎么还没洗啊？”

謝佑来还是沒注意。周叶蓮有些生气了：“你那耳环不是成功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的？”謝佑来这才“哦”了声，轉过身来答道：“耳环是成功了，現在要搞离心式鼓风机了，你要晓得这还是安徽的第一台啊！今天市委郑書記亲自下来布置任务！……”謝佑来一說到这些事就老沒个完。周叶蓮賭气地接道：“第一台也好，第二台也好，你給我把澡洗了。”

“好好，就来。”謝佑来又鑽到書堆里去了。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吃过早飯，謝佑来正要去上班，周叶蓮說道：“今晚你早些回来。”“什么事？”謝佑来問道。“昨天夜里肚子不好，怕晚上就要生。”謝佑来这才注意到妻子那凸起的肚子，是啊，按推算的日期，小家伙是該出世啦。他一口答应道：“好！”

周叶蓮在白天，就感到肚子里有些异常，两个小拳头在肚里直伸直伸的，天一黑，肚子果真就酸疼起来了。

下班汽笛拉过以后，下班的人都回来了，可他还没回来；别人吃过饭，上班的上班，看电影的看电影，他还是没回来。周叶莲望望小鬧鐘，八点了；周叶莲再望望小鬧鐘，九点了，还不見他的影子。怎么办呢？肚子里却一陣紧似一陣，看样子准熬不过今晚。

“說不定他又碰到什么紧急任务，把这事給忘了，不行，不能等下去。”周叶莲考虑后，就鎖了門，朝医院走去。

周叶莲走到医院的时候是九点半，在床上才躺下来半个小时，孩子就哇哇的出世了。

护士把孩子包扎好，递给周叶莲，問道：“孩子的爸爸呢？”

“在厂里，生产忙，一下就会来的！”

可是，一直到时鐘敲过十二点，周叶莲睡着了，还不見他到医院来：……

第二天，太阳起山又落山了，謝佑来还是沒来。

第三天，太阳起山又落山了，謝佑来还是沒来。

第四天，太阳起山又落山了，还是不見他人影子。……

謝佑来呢，虽然在出門时，記住了爱人的囑咐，可一进車間，离心式鼓风机的試制工作，就象一块大磁石，把他紧紧的吸住了。这时，他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，“一定要在一个星期內，完成党交給的任务，把鼓风机試制出来。”第一次，試驗失败了，謝佑来連飯都忘記了吃；第二次試驗沒成功，他朝棚里一歪，就連夜的寻找着失敗的原因；第三次又失败了，謝佑来走在路上，連别人打招呼都沒听见，直到第四天，进行第四次試驗，离心式鼓风机才轟轟的叫着誕生了。

下午，參加突击試制的人都回去了。謝佑來還在臨時搭起的試驗棚里，忙着收拾工具。直到拉起下班汽笛，他這才收拾停當。吓！一下在廠里突击了四天，把家都忘記了，這回該回家去看看，也該去剃剃頭洗洗澡了。

可他走進宿舍大樓一看，家里的門卻鎖着。噢！她從來是出門的，這到哪去了呢？……

他問了問鄰居，鄰居却翻着兩只大眼，奇怪的問道：“你怎么會不知道？她四天前就到醫院去生產了。”謝佑來這才想起那天早上愛人的囑咐，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：“噯！怎么搞的！”

謝佑來趕到醫院的時候，周叶蓮嘟着嘴，連睬都不睬他，顯然，她是生氣了。

謝佑來見妻子不說話，就帶着歉意說：“噯！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我这腦子……”

半天，周叶蓮才氣着說：“你還有家！連生孩子都不在心。……”說着說着，眼淚都滾下來了。

“哎呀，你干什么！”謝佑來幫她揩了眼淚，說道：“這回怪我粗心，快別生氣了。”停了一會兒，他又接着說道：“不過，你要曉得，我是一個共產黨員，黨的工作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啊！……”接着就把試制離心式鼓風機勝利成功的事告訴了她。

周叶蓮一听，心里一陣喜歡，便不再生氣了。她抹抹眼淚，把孩子遞給他：“喏，看看吧！你这个粗心大意的爸爸。”

六十年代的開始……

年底一到，鑼鼓就敲得更響了，人們也就常常會在鑼鼓聲